

翠台客聚 潘國華

溫情與敬意

唐太宗有「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的名言。歷史如鏡，我們了解本國史，可以作為考量國家當下治理和今後發展的重要參考。上回談到「史才、史學、史識」，是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他的名著《史通》提出。後來清儒章學誠再增加了「史德」。當代國學大師錢穆認為我們讀本國史應該對本國史有溫情和敬意。

今回考評局的隱身考官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和教育當局長期的不作為，擬出「1900年至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考題，考官就是缺了史德，對本國史也沒有溫情和敬意。如果要辯解，或許可以推說香港歷史科的傳統上用英語授課，只反映英國學者的觀點吧！但是認為日本侵華最猖獗的歲月對中國利多於弊，這樣的讀史人也未免太過心術狂了。

回到學術分析，這個歷史分期也太粗疏。差不多半個世紀的時限，在近代史未免太長，畢竟我們身處一個步伐急促的劇變時代。傳統以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作為清室走向滅亡的開始，而不是1900年庚子八國聯軍之役。1911年以前算是清末的最後歲月。1912年到1927年是民國北洋時期，1928年至1936年是中國八年抗戰前國共兩黨分道揚鑣的內戰時期，然後1937年至1945年是中國八年抗戰期。以上是個粗略的分期，各期都有涉及日本直接間接干預中國外交內政的事實，當中的史實又豈能混作一期來學習、混作一期來評論？

這回教育當局終於出手，決定刪除這個有政治目的之考題，算是撥亂反正的第一步。香港的大中小學長期沒有自我

監察教學質素，有規不遵、有法不執，於是造成今天年輕學生的無知、缺德和枉法的意識形態。

教師在課堂上假借學術自由的名義，惡意歪曲學理去誤導學生，於教師的職守而言，可以說是罪大惡極。各種匪夷所思的例子俯拾即是。

前立法會議員陳家洛多次大言不慚地炫耀：「我時時在班上挑戰我的學生，問他們有無想過有天早上醒來，五星紅旗升不起。」這是學術研究後的結論嗎？這無非「不可知論」！如果沒有政治目的，他同樣可以問學生有沒有想過，美國星條旗或英國米字旗忽然升不起？有基本常識的普通人都知道，忽然有一天中國、美國或英國等大國忽然不復存在，實是「低概率事件」（low probability event），在「可預見將來」（foreseeable future）發生的可能性低到不必考慮！

又有與反對派關係密切的法學教師陳文敏，多次公開認為「香港有言論自由，除非是有行動以武力奪取政權或刺殺政要」，否則不可以認為「鼓吹港獨」屬於犯法。證據史實和法理，陳說完全站不住腳。然後真的發生「刺殺政要」的事，受害人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幸好傷勢未到致命的程度。

大學教師唯恐天下不亂，大學管理層又沒有為本校的學術水平把關，結果是破壞了基礎教育，大學教師的學術自由還有學術尊嚴的餘地。考評局的考官只是中學教員，學術自由的範圍就相對狹窄了。

出題的考官有膽站出來面對公眾質詢嗎？

（中國小孩讀史的應有態度·三·完）

思旋天地 恩旋

端午思鄉之情

庚子多變，人心不安。踏入夏季，颶風「鸚鵡」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在此風雨飄搖、複雜多變的局勢下，包括天災、人禍、大流行疫情和地緣政治的國與國之間衝突，令人思緒不安，特別是據說今年將會超過7次的風災，但願每次都如「鸚鵡」一樣平安掠過而已。思前顧後，不如多想快樂事。

一年一度的端午節即將到來，從孩子開始便懂得端午節扒龍舟的故事由來：據說是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的傳奇。在此千家萬戶慶祝的端午節，食糉子和遊龍舟水都是免不了的節目。吉祥又健康的習俗，經得起時代的考驗，至今在中華兒女中永不會忘記。

剛過去的周日，是家家戶戶慶祝父親節，同享天倫快樂的日子。尤憶及年輕時到內地一遊黃河流域時，眼觀波濤洶湧的黃河時，耳邊傳來了被中華兒女稱為母親河的聲音，又想起了陝西人稱秦嶺為秦山，不由湧起思念雙親的感恩情懷。最幸運的是港府把「限聚令」在父親節前夕部分解禁：限聚人數放寬至50人，可豁免處所類別延展到餐飲處所，對飲食業來說尤其是好消息。久違的合家吃喝同歡宴又重現，「好爸爸」之聲不絕於耳。18歲以上的港人心繫港府每人派1萬元的消息，亦開始定在父親節起接受登記，7月初派錢。雖是杯水車薪，但有1萬元落袋，總算是好事。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作出重要指示，認為應是高質量、高標準的建設目標。最近，國務院印發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因此而言，海南省在全國中，地位提升不少，亦因此對國際投資吸引也增加不少。作為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創辦人的張泰超會長以及旅港數十萬海南同鄉，亦因此而興奮不已。大家都認為，要團結合力對家鄉建設作出更大贡献。張泰超會長對家鄉海南以及旅港海南同鄉關懷備至，常被稱為「海南家長」及「海南好爸爸」。每逢年節，張泰超都給予旅港同鄉長者惠贈禮物問候，禮儀周到。旅港海南媳婦芬姐近日收到張泰超會長贈送一籃海南糉子，以慰其思鄉之情，芬姐開心不已。

上周，中美雙方代表楊潔篪與蓬佩奧在夏威夷會晤長達6小時，看來是比較有建設性的會晤。預料中方必然表達推進港區國安立法，中方堅定不移，強調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上周，在北京召開人大常委會，審議港區國安法具體內容，相信必有危害國安之罪而明確規定其刑責，而港人更希望能夠加快完成立法程序，以懲暴力及「港獨」分子。

心窗常開 潘金英

大樹護蔭 父愛力量

「花生用處多……它只把果子埋在地下，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來……所以你們要像花生；因為它是用處的，不是偉大、好看的东西。人要像有用的人，不是做偉大、體面的人……這是我對於你們的希望。」記得我父親教我讀許地山的文章時，告訴我許多植物藉藉動物或風力傳播種子，但落花生不以美麗的颜色、芬芳的味道、輕浮的身體來取悅對方；它把果子深深地埋在土裏，表皮上和泥土一樣的颜色，一層一層把濃厚的油澤包藏在最中心，外面沒有色沒有香，它不想借助外力，謙虛，盡本分，像盡其在我的君子。父親賞識落花生，稱它在平凡裏有傳奇，在渺小裏有偉大。

執筆時父親節快來了，我不禁又憶起他的話。雖然香港人慶祝父親節的方式，大多是子女送禮物或畫卡給父親，而為父母父母的，會帶小孩出外吃餐；但我以為這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父親最期望什麼呢？

想起天堂上的我父，就會油然想到風雨中的大榕樹，從不低頭垂腰，挺直護蔭人。我父的人生字典裏，找不到「享樂」一詞，他的學問高，但生不逢時，建築師文憑不被認可，一生為人建高樓大廈，操勞養家一輩子，為兒女省吃儉用。他做事全靠勤奮，終得上級器重；子女都以他的身教教為指路明燈，幸能生性自勵。我們五兄妹逢年過節給他的一點錢，都儲存起來，這些錢都用在寄返家鄉，資助建校和修橋補路之需，鄉裏事，他都特別關顧、照顧。

我祖母年老患上癡呆症（認知障礙症），無法自理，仍上班的父親，唯有送她進安老院，面對她的失憶人生，父親付出更大的耐心，他天天送晚餐給我祖母，侍候她陪她，彷彿還是昨日的事；他的孝心常叫我們驚嘆而汗顏。我父70多歲患癌，沒告知我們，痛症、衰老全沒有嚇退他，他天天樂觀對人，從沒半句怨言。父親的字典裏，「子女」是「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哪怕我們5個都已成家，但在他眼中，永遠需要他的指點和扶持，他動輒為有需要的兒女分勞解憂，開悟啟導。他最期望的，是兒女們都能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一生謙厚正直，生活幸福。每當我們在老榕樹底下翻閱他的「字典」，總會感到大樹那長長的枝鬚撫慰我們，讀著想著，我總會在他的「字典」裏發現力量，更有信心邁步前路！



落花生。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被歧視的女兒

最近西方國家鬧得熱烘烘的是黑人遭歧視的問題，奴隸血淚史又被翻舊賬。這有色人種的歧視令我慨嘆中國和印度人家裏的歧視，這更是難以翻身的親情之痛。說得直接點就是傳統觀念中的重男輕女。在現今社會年老一代仍殘存着這封建思想，認為兒子是家族中傳宗接代的人，女兒都會外嫁，如潑出的水，不值多花感情。中國人常用偏心一詞，但這不足以反映其嚴重性，歧視或許更貼切。新中國政府早已行快了好一大步，容許子女可跟隨母親或父親姓氏，提升了女性在家庭的地位。可是在一孩政策下，發生不少為怕無子嗣的腦癌者殺女嬰或遺棄女嬰的事件。

在香港這華洋雜處的社會，情況不見得令人樂觀。我是大女，父母較易接受我是女兒。但年齡相若的女性中，飽受父母不公平對待的竟較想像中多出好多好多。一班女性界

日本《被遺棄的女兒》中譯本。作者供圖

在一起談這問題，有兄弟的都承受着這人生至痛——父母永遠不一視同仁，無論她們付出多大的努力。

青梅竹馬中有一家庭是七星伴月，生了7個女兒才追到一個兒子。可以想像這男孩成了父母的一切，眼中只有他一個，把所有的金錢，栽培和愛都全部給了他，把他溺愛成一個自私自利、目中無人、對家庭沒責任感的人。7個女兒知道父母養家辛苦都十分孝順，為了讓父母高興，也愛着弟弟。可是當她們長大後深深發覺，無論她們如何努力，父母都不會把她們放在眼內，叫她們委屈不已，幾十歲人說起這痛，還會聲淚俱下。

這類的例子，只要問一些中年女士，不難搜集到好多故事。有一本書名《被討厭的女兒》是日本人橫山真香的親身經歷，我買了書本，但始終沒勇氣去翻看，接受不了這殘酷，怕感受到身邊許多女性的痛楚。

但願從我們這一代人開始，家庭裏再沒有歧視！

戴永夏

炎夏日長過夏至

夏至是一年二十四節氣中的第十個節氣，一般在公曆6月21日前後。這天，太陽直射北回歸線，直射地面的位置到達一年的最北端，是一年中白晝最長的一天，日影最短的一天，因此這一天稱作「夏至」。正如《恪遵憲度抄本》所言：「日北至，日長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

夏至作為一個農曆節氣，起源於春秋時代。清代以前，歷代都對此節很重視，其重視程度不亞於過端午、中秋。正因如此，也便產生了許多與之相應的習俗。

夏至的一項重要活動，就是祭祀。祭祀的對象一是土地神，二是祖先。夏至祭祀土地神的習俗在周代就已經出現，以後歷代不衰。西漢末年，朝廷又按陰陽方位在長安城北郊建起了祭土地神的祭壇。此後歷代雖禮制不同，有時天地分祀，有時天地合祀，但都在都城建有祭壇。

民間祭祀土地神多在土地廟、田間等地方進行。如浙江《東陽縣志》記載說：「夏至，凡治田者不論多少，必具酒肉祭土谷之神。東草立標，插諸田間，就而祭之，謂『祭田婆』。」土谷神和田婆都是掌管土地的神。祭神的祭品以麵食為主。因夏至時節正值小麥收穫，用小麥做成麵食供奉，亦有讓土地神嗜新之意，這既表達了對他們賜予豐收的感謝，又祈求來年再獲豐收。

除了祭祀土地神，民間還有祭祖之俗。過去每逢夏至，不論貴族還是平民，都要在家中或祠堂祭祀祖先，主要祭品也是用新麥做成的食品，具有讓祖先嗜新、報家室平安之意。誠如《錫金識小錄》所記：「夏至日，薦新麥。晨煮麥粥供家祠及五祀。」

夏季是許多農作物生長的時期，降水對作物的成活和產量影響很大，民間故有「夏至雨點值千金」的說法。為使風調雨順，莊稼豐收，許多地方流行夏至求雨的習俗，希望老天爺多給點雨水，讓莊稼能好好生長。祈求的神靈，各地不一。有的求龍王，有的求二郎神（古之水神），有的求關公。但如果雨水過多，莊稼澇了，又會在夏至這天祈求晴天。祈求止雨的方式，有的地方採用巫術——掛「掃天婆」。「掃天婆」也叫「驅雲婆婆」，是能掃雲止雨的神婆。過去在西北隴東一帶，如遇久雨不晴，婦女們使用五色紙剪一個7寸餘高的女人，手持掃帚，再穿上銀錢，用土竹竿，在夏至這天插在房頂，使其飄飄揚揚，在天上打掃陰雲，讓天氣放晴。在掛「掃天婆」的時候，口中還唱道：「掃天婆，快快掃，掃盡烏雲出太陽，收下黃豆打豆腐，收下稻穀吃白飯，你我都享福！」據說由獨生女剪製並懸掛的「掃天婆」更為靈驗。「掃天婆」還忌諱男人懸掛，說是避開男人偷偷地掛才有效果。

夏至正值麥收時節，此時家家有了新收的麥子，因此麵食相當豐富。在諸多麵食中，麵條最被看重，多數地區都有在夏至這天吃麵條的習俗。麵條的種類很多，有湯麵、炒麵、油麵、過湯麵、珊瑚麵、翡翠麵等，其中食過湯麵最為普遍。過湯麵又稱冷拌麵，其製作方法是先將麵條在開水中煮熟，撈起，再用冷開水浸涼，配上黃瓜絲、胡蘿蔔絲等菜蔬，然後用芝麻醬、香油、醋等調料拌食。

夏至吃麵條，老北京最為講究。每年一到夏至，家家必食麵條。即使這天舉行生日宴會或有紅白喜事、祭祀宴請，也都離不開麵條。正如清人潘榮陛在《帝京歲時紀勝》中所言：「是日，家家俱食冷洵

麵，即俗說過水麵是也……諺云：『冬至餛飩夏至麵。』」夏至為什麼要吃麵條？據說此日吃麵條一是有喻新慶豐收之意；二是以麵條的細長比擬夏至白晝的時間長，取一個福壽綿長的好彩頭。

除吃麵條外，各地還有其他食俗。如江南有些地方，夏至這天食麥糝。據《吳江縣志》載：「夏至日，作麥糝，祭先畢，則以相餽。」這種麥糝在祭過祖先後，還作為禮物，親友間互相贈送。

山東一些地區，夏至這天有煮新麥粒吃的習俗。將新收的麥粒放入鍋中，添水煮熟即可食用。煮麥粒又香又甜，頗受孩子們歡迎。他們常用麥粒編的小箎籠，從盛麥粒的盆子裏撈麥粒吃，邊吃邊做撈麥粒遊戲，頗多情趣。

夏至時值農曆五月。民間稱五月為「惡月」，認為此月多毒邪，人易生病，因而夏至也有一些驅邪健身的習俗。主要有：吃百家飯。據宋代呂原明的《歲時雜記》記載：「京師舊俗，皆謂夏至日食百家飯則耐夏。然百家飯難集，相傳於姓柏人家求飯以當之。有醫工柏仲宣太保，每歲夏至日，炊飯饋送知識家。」這種吃百家飯的習俗，在宋代很流行。如果百家難湊齊，就用姓「柏」（百）人家的飯代替。當時人們認為，吃過百家飯，體內便集百家之正氣，足以驅除暑邪保健康，故能耐夏。

「健稷」與「東菽」。宋代詩人范成大的《夏至二首》中寫道：「李核垂櫻祝嘬，縹絲繫臂扶贏。節物隨隨俗，老翁同伴兒婦。」這首小詩反映了蘇州夏至的兩個風俗。一是夏至這天，家家包糉子祭天地，同時人們選用束糉子的草繩繫手足，名曰「健稷」，這樣可使人避免身體瘦弱多病。另一風俗是將李核束在腰間，這樣可防止口瘡。這些有趣的習俗，都反映了人們祛除疾病、健康長壽的美好願望。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斜槓後浪

先解釋兩個網絡熱詞：「後浪」和「斜槓」。後浪者，青年也；斜槓者，多種經營也，組合起來就是：善於多種經營、同時擁有多個職業的年輕人。對於這一代「後浪」來說，「斜槓」愈來愈成為一種必備的能力。

前不久，阿里發布了最新的《2020餓了麼騎手調查報告》，當中的一些數據引起了社會關注。這些被稱作「藍騎士」的餓了麼外賣平台外送員，總量達到300多萬人，遍佈全國2,000多座城市和區縣。調查顯示，藍騎士們的年平均年齡只有31歲，其中九十後佔比47%，九十後新增註冊騎手增長了1.3倍。他們當中，大學生騎手佔比已接近兩成，其中老家為天津、上海的騎手中，大學生佔比最多，接近四成。換句話說，「送外賣的」這個之前被很多人小看的職業，如今正愈來愈年輕化、高學歷化和「城會玩」化（註：「城會玩」，網絡流行語，「你們城裏人真會玩」的簡稱）。

更有意思的是，報告還顯示，這些騎手中，有56%的人擁有多個第二職業。當摘下頭盔後，他們中的26%會變身為小微創業者，21%變身為技術工，11%變身為司機，7%變身為服務員，6%變身為保安人員，4%變身為白領，還有4%變身為自媒體博主等等。非飯點兒時是張總王工和人氣博主，飯點兒一到全部改稱外賣小哥，這一屆後浪就是這麼狂野。

與常年穩定的全職騎手不同，這些選擇兼職送外賣的斜槓青年，其心路歷程是有一個變化的，而這次疫情就是一個分水嶺。

其實疫情之前，已經有不少年輕、

高學歷的後浪在客串外賣小哥，但其動機多是寒暑假打打零工、鍛煉身體消除脂肪肝，多接觸人見世面、體驗生活、好玩兒、閒着也是閒着等等，換句話說，「爺不差錢，圖個高興」。而疫情來臨之後，大量行業垮場，哀嚎遍野，唯獨外賣業一枝獨秀，不能下的館子都變成了外賣訂單，各平台大肆招攔騎手，時間一長迫於生計，很多總啊工啊的也就脫褂上陣了。網上轉一圈，就可以看到各種職業者傾訴自己「下海」的原因：程序员碰到疫情找不到工作，所以選擇送外賣；洗車場因疫情停業，老闆為攢奶粉錢所以選擇送外賣；而最有反響的是健身教練，由於健身房封閉，大量健身教練跑去送外賣，好身材穿上外賣緊身衣效果一流，甚至一度登上了熱搜……曾經的「為了好玩兒」正變成「為了生計」，雖然有點尷尬，但也正在幫助大家渡過難關。

和外賣騎手具有同樣「尷尬又溫暖」屬性的斜槓職業還有網約車和淘寶賣家及直播主播等等，其中，單是今年2月份，新入駐淘寶直播的主播就環比增長了10倍，當月新開直播的淘寶商家數環比增長719%。很多後浪白天當老闆，飯點兒送外賣，一三五晚上開滴滴，二四六晚上當主播，留下星期天給自己，成為整條街最靚的仔。

有個報章說，有個外賣小哥用運動相機記錄下自己送外賣的日常，發布上網後引來大量關注，單條播放量能高達幾百萬次，成為名副其實的網紅。所以其實，斜槓的前後並不重要，每個斜槓的動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擁有一個永恆的好心情，因為它能让每一條斜槓都植上開花。

信而有征 劉征

普魯斯特曾說：「在生活中只有施虐狂才為情節劇提供美學根據。」在說完這句話之後，他講了一個十分令人驚訝的故事。一個老小姐凡德伊在父親死後，受了女伴的教唆。在一個下午，對着自己父親的遺像吐了一口口水，而後兩人就在房間當中放聲大笑。普魯斯特對這件事的評價是，有一個天生的道德敗壞者，以惡來引誘另一個善良的人去作惡，使對方以從犯的方式獲得瞬間的壓力釋放，好像這種出格的行為可以讓他一向循規蹈矩的人生增加一點波瀾。

從這個角度出發，《乘风破浪的姐姐》正是這樣一起群體施虐事件。這場活動既有策劃者，又有觀眾，也有演員。它的名義是要建立一個女團，但這個目標僅是虛設在表的。任何人，包括參加節目的藝人，她們都知道這僅僅是一個遊戲。誰也不會把這個目標當真。她們都有自己的事業。有的是演員、有的是別具民族唱法的歌手，還有賦閒已久的家庭主婦。更有一些人，早已久別大眾的視野。她們為了各種理由向湖南衛視。並不避諱這個動機，在現場接受採訪的

惡作劇的快樂

時候就坦白地說出了一切。這已經不是湖南衛視第一次將日光的關注點放在老藝人的身上，自從它在《歌手》當中運用了這個策略，並獲得了成功。之後，她們就發現了這片藍海。這是一個血庫，每個人都成名已久，有着自己的看家本領。或許曾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有過高光時刻，或者在有限範圍內小有名氣。但她們都想擁有這個舞台。畢竟表演的情緒，正是因為歌速的數量和狂熱才能被推高的。現在，既然這個節目已經成熟了，愈來愈多當紅藝人也逐漸加入進來，但這不是我們要談論的。

《乘风破浪的姐姐》不一樣。假如說《歌手》給了歌者一個舞台，《乘风破浪的姐姐》則立志要看一群烏合之眾如何去攀登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儘管她們或許在各領域均有建樹，但標準意義上的女團，是在幾個妙齡女子的配合下展示青春與活力，甚至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正在於那種因缺少閱歷而展示出來的懵懂不知，這天真會自覺地轉化成有點空洞的表現力，並成為青春最無法修飾的流露。

確定了這個目標，就相當於讓《乘风破浪的姐姐》徹底變成了一個遊戲。就好比那些

進入野外逃生遊戲的人，忽然被告知她們一個也別想成功離開。她們的存在是有一群隱藏在幕後的人想要觀看一場表演，並對她們都下了注。因此，《乘风破浪的姐姐》在第一期就刻意營造出一種悲壯，包括背景音樂、對年齡的強調、評審的成績等等這一切，都是為展開獵殺所做的準備。既是前奏，又是暗示。在這裏，結局是最不重要的，有了過程當中的各種笑料，這個節目就成功了。這幾乎是最殘酷的立意。

而這種獵殺恰好滿足了所有人嗜血的慾望，他們期待著以後每一期當中的笑料百出。當然，如果我不這麼憂心忡忡，或許還有另一種可能。當觀眾在觀看表演的時候，會被這些過來的隨意不羈所吸引，認為這種無拘無束就是一種真性情，並因此看到這檔節目正面的意義。但這會帶來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它將藝人們滿不在乎的前提拿掉了。她們均曾在某個領域有所建樹，這是她們的資歷和經驗帶來的，但在這個節目當中，這些成功是隱身的，瀟灑卻被放大了，成了一種性情。或許，當這種態度以真性情之名被模仿而不是基於實力的時候，這將成為最壞的模仿。